

□刘君

“中国人抓住了万物最本质的东西，就是用线条来表现万物。西方的油画靠明暗来塑造形体，中国画不玩色彩，就是一根黑线，这提升了美学高度。”

第一次听徐行健老师讲述这个绘画理念时，脑海里不断闪过敦煌一窟一窟的壁画，那些华服上的褶皱，那些凌空飞天的飘带，还有随风而动的流水波纹。

我一直迷恋敦煌，它就像一道跨越了千年的时空之门。虽然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，但是通过壁画，可以和古人交流，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，所思所想。

喜欢画画的人，常常如数家珍那些西方的画家，莫奈、达芬奇、米开朗基罗等，但对于长达1600多年的敦煌艺术，却只知道它恢宏崇高，究竟谁创造了这一切，这个问题和其他细节一样，含混又潦草。敦煌更像一个谜题，好像知道，又好像不知道，激起人的好奇心，总想去一探究竟。

当得知《不可思议的敦煌》展览第一站是济南时，立刻想到约徐行健老师去看看。总觉得他的绘画当中有敦煌的影子，而敦煌的秘密里有他的线条和色彩。

驱车看展的路上，经过旅游路南端，曲折蜿蜒，一边是错落的山势，一边可能瞥见远处的城景或近旁的绿意，刚柔并济。它是我眼中济南最美的一条路，串联千佛山、开元寺、浆水泉等，尤其是夏天，两边树木郁郁葱葱，阳光透过树叶闪现出无数光斑，晴空下如诗如画。

徐老师透露，这条路的取名源于父亲的建议，让人一听便知其属性。他的父亲徐北文是当代济南学者中的“百科全书式人物”，在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经学、教育学、艺术等诸多方面卓有建树。他的百首《济南竹枝词》广为流传，文采斐然。

但徐老师记得最清楚的是小时候家中常挂着一副楹联，是父亲书写的张养浩诗句：“身能安分贤于隐，子肯读书贵似官。”

敦煌展位于城南一个商业中心的五层，1200平方米的展厅分为七个部分，有壁画，有实拍的文物古迹图片，因为工作日，看展的人不多，我们可以安心地、慢慢地，一点一点去感受那千年前的古文明。

徐老师的笑容里始终有长者的包容，但他的眼神和壁画接触的刹那，焕发出不一样的神采。经变画前，我像叽叽喳喳的麻雀一般：原来佛国等级也是这般森严，远处的佛菩萨和宫殿画得那么大，近处的人物画得却很小。

徐老师说，这种“远大近小”的处理并非严格遵循透视规则，而是古代画师灵活调整的结果，体现了“以意塑形”的创作理念。原来古人这般的智慧，通过“远大近小”，能在二维平面上制造“深远辽阔”的空间错觉。

来到我们都喜欢的飞天造型前，尤其是《双飞天》，它大概最能体现敦煌壁画中的线条之美。画面中，两位飞天朝着同一个方向飞动，一手拈着花蕾，一手散花，身后拖拽的长裙衬托着她们柔美的身姿。画师用匀细挺劲的墨线与白线相互穿插跳跃，配合夸张拉长的飘带及双腿，形成“U”形，更显潇洒飘逸。

徐老师说，不同的线条可以表现出不同物体的质感，如铁线描用于描绘人物的外轮廓和衣物等，能体现出衣物的质感和硬度；而表现树木丛林时，线条远近交错有致，展现出树木的繁茂和生机。

而在徐老师的画中，几乎全以长短线条和黑白两色出之，没有大红大紫之色、妖艳妩媚之态。水墨之间偶有花心一点天青色点染，也是画龙点睛，灵动自然。他创作的墨玉牡丹，花朵斗大，极尽绚烂，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压迫感，仿佛被美摄住了心魄。

怎么判断书画的线条美不美？徐老师认为，一是得有力量感，没有力量感就没有精神，现在讲笔墨精神，有了力量感才有筋骨；二是得有节奏感，也就是符合大自然的生长规律，如树木生长冬藏春发，像人走路有快有慢；三是得具备立体感，就是中锋，没有中锋就没有力气感。

这让我想起舅舅教我书法时，讲到过草书的笔断意连。上下字或同一字内的笔画，看似断开，实则笔锋在空中有隐性的运动轨迹，让整体气韵流畅。

徐老师的画也总让我体会到这种草书之美，尤其是他的泉水画系列，看不见风，却从万千的线条中感受到风的方向，看不到地心引力，却从线条的粗细中感受到泉水腾空的力量。

他有一幅月下趵突泉，一眼惊艳后忍不住为它写诗一首：

月光下
一切都变得慈悲起来
分明的分明，朦胧的朦胧。
让人忘了自己
忘了世间所有的苦

除了线条，敦煌的色彩可以说是大名鼎鼎。据说北宋王希孟的绢本《千里江山图》独特的青绿山水表现技法和青金石等矿物颜料的应用，最早就发端于敦煌。

当我们站在《鹿王本生之九色鹿与它的朋友》前，画面整体的色调以土红色为主，前方的一排山石则用石绿色，红白黑几种颜色交错染出，在画的缝隙里，又以白色或绿色的花草点缀其间。徐老师说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懂得使用色彩的民族之一，中国正五色，白青黑赤黄，对应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，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
色彩要符合自然之美，而和谐是自然美的第一要素，用色须恰如其分，才能呈现“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”的美感。

画水，尤其是泉水，更加考验一个画家对色彩的把控力。徐老师的趵突泉系列当中，他用浅处偏清透，深处带蓝绿，表现出了泉水水平静处的清澈如镜，流动处的涟漪，腾空时的水花水雾。

外面市声嘈杂，但展厅内，敦煌壁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会让人安静下来。徐老师的画也有这样的魔力，当你的呼吸，和它的每一笔线条、每一抹色彩，在同一个频率时，你会发现时间仿佛停下了。

当我们置身1:1还原的洞窟，感受壁画的真实气息，一眼一千年，一梦入敦煌。而徐老师也有属于他的“洞窟”，墨彩与线条间，聚气凝神，自然就能远离外界的纷扰。三尺案头，便是心境一方净土。

伊丽莎白，你好

【局域网】



□雪樱

隔几天看不到楼下那只大白，我的心里就像少了点什么，隐约可见一处猫形缺口。

我住的家属大院，流浪猫与家养猫数量几乎持平。每天进出，路遇小猫自由走动，时而从私家车底下倏然闪过，摇动波纹样的尾巴，时而在屋檐上探头探脑，仰起老虎状的小脸。五号楼西侧冬青丛的过道里，是一处投喂点，两只小碗，一只盘盏，摆放有序，刷洗锃亮。食物投放自有规律，猫条、罐头、鸡肉、水饺、馄饨、披萨饼，中餐西餐变换花样。大多时候，我看不到猫族过来吃食，它们有自己的作息与规则，据说也排资论辈，遵循地位和本领划分，自有一套生存法则和处事哲学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大白也光顾投喂点，从开始的战战兢兢到无所畏惧，像只杀气腾腾的野猫，却又带有些许天真。一切要从头说起。大白的主人，与我同单元楼，在一楼租房住，中年男，身材微胖，外地口音，五十多岁，戴一顶鸭舌帽。他出门时骑辆破自行车，晚上回来时拎着一点儿生肉或一点儿猪肝。刚搬来那会儿，他在厨房窗户上开了一扇小门，方便大白外出溜达，并挂上一块纸板，上面的贴画是只卡通版的猫咪：“请不要打扰它，谢谢。”大白的主人喜欢独来独往，不和任何人说话。但他待猫如己，别看他穿戴土里土气，却给猫洗得毛发喧喧的，小腿圆实，指爪干净，午后阳光拂照在它的身上，如蜷缩起来的大白球，泛着一层晶亮。

时间久了，大家颇觉有些蹊跷，就他和白猫住这里，两室户型，是不是有些浪费？更蹊跷的事情还在后面。大约一年前，男人不见了，眼看大白猫变成灰突突，小脸细长，动作迟滞，浑身滚得脏兮兮的，有时候还站到垃圾桶盖上，瞳孔里喷射出一股说不出的哀怨。经常传来“喵呜”“喵呜”的叫声，一声比一

声尖厉。邻居说，他偶尔回来一趟，投放猫食，给猫洗澡，和大白说会儿话，当天就离开。

小区里流浪猫众多，以橘猫为首领的家族占据大头。那些橘猫煞是好看，三角脸，橘色条形花纹，身子细长，连跑带跃，一忽儿橘影，给人若即若离的诡异感。五号楼西侧的幼儿园，改建成了颐心苑，老干部活动的地方，院内铺设的花砖小路，绝对是它们的撒欢圣地——两只小橘猫，跟在一只大橘猫后面，俨然是相亲相爱一家人。早上七点，寂静如许，工作人员还没上班，橘猫开始活动了。热身，转圈，嬉闹，和树上的雀鸟PK。紧接着，三只橘猫齐呼啦地转圈，速度之快，恍若三股红橘色旋风，尾巴连着尾巴，打着响指般转成一个个圆圈，打着无人地飞驰起来。说不上是猫妈妈和俩孩子打闹着玩，还是现场教学传授什么技能。

当身着藏蓝制服的保洁员大叔执大扫帚走过，“沙沙”“沙沙”的声音，落下一层细细的小雨。顷刻，橘色旋风消失了，三条尾巴不见了，就连树上的鸟儿也噤声了。这时候，恍若幼儿园里跑来一个孩童，竖起食指，碰在嘴边，“嘘”地一声，大家作鸟兽散。谁从这里路过，都会裹挟一份友善。

比起橘猫家族，大白猫形单影只，一汪眼神，黯淡无光，如一池深潭死水，透露出见不到底的忧伤。诗人辛波斯卡在《空房里的一只猫》也写到，主人不在家时，猫不是在墙上跳上蹲下，就是在家具中间游荡，受了委屈的四肢，没有丝毫的响声。我家前面楼上的住户，波斯猫趁主人倒垃圾从门缝溜走，三天后才回来，据说去了趟西市场。还有一个90后小姑娘，有一天家里的泰迪犬找不到了，她四处张贴寻狗启事，去高架桥底下找线索，还联系物业调监控，连班也不上了，丢了魂一样。后来，家人在附近小区寻到狗的踪影，对方主人不承认，她报了警。她和狗狗终得见面，唤它的名字，它一下扑进主人的怀里。我想，如果是大白，很难有这样的待遇。我整日为它提心吊胆，若哪天跑出去找主人，迷了路回不来该怎么办。

一只白猫，两间大屋，主人长期不在，这样的日子，想想都让人感到凄凉。今年以来，每回出入路过“猫屋”，我都放缓脚步，听听屋里有无动静，有时遇到大白猫蹲在窗前，四处眺望，黑漆漆的屋子里，射出一束微弱的光。人类总是害怕失去，其实，动物也是如此。中年男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？是家人不喜欢白猫，还是他四处打工居无定所？我不敢多想。他给白猫一个家，白猫告诉他何以为家——他喂养白猫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没有退租过房。借着一只白猫，他把自己重养一遍，找寻到活着的意义。

前些日子，一楼的窗台下，添了两只小白碗，兴许是哪个邻居为白猫设立的临时投喂点，从未遇见过投放食物的人，却从白猫日渐光亮的毛发上寻到证据，那个人自觉成为代理主人，只是做好事不留名。白猫不再出没垃圾桶，也不再与橘猫家族时不时上演争夺战，它恢复到往日的安详，一坨晶亮如雪的大尾巴，闪现如初，久违的尊贵与傲气。

伊丽莎白，你好！我在心里赐它一个新的名字，为有它这样的伙伴而倍感幸福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